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盲目之爱·情天血泪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盲目之爱·情天血泪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目之爱·情天血泪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51 - 7

I. ①盲…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49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2 字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盲目之爱

第一回	避雨起慈悲搭救孤女	3
第二回	音乐有天才欣逢良师	18
第三回	一见竟倾心郎太痴情	32
第四回	只怨眼不明妾非薄幸	45
第五回	惺惺惜别灵犀一点通	59
第六回	绵绵柔情失望泪滴胸	73

情天血泪

第一回	教子有方孰料别具怀抱	87
第二回	美色迷人爷儿神魂颠倒	102
第三回	情场失意醉态迷离堪怜	113
第四回	秘密被窥恼羞成怒可恶	126

第五回	一鸣惊人感动慈悲良医	140
第六回	光明重见反流情天血泪	153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167

盲目之爱

第一回

避雨起慈悲搭救孤女

是一个风雨凄凄的夜里，虽然是初夏的季节，但四周空气也包含了一些寒意。在一间很简陋的茅草屋里面，光线是十二分的暗淡，那张方桌子上亮了一盏闪闪烁烁的油灯，在凄凉的油灯光芒笼映之下，只见上首床内躺着一个垂死的妇人。那妇人的年纪虽然还只有三十四五岁的光景，要如生长在都会之中的话，说不定还会和一班年轻的姑娘，争一日之长短。不过这一个妇人的容颜，真是憔悴得可怜，从她额角上的皱纹看起来，也好像是个半百年纪以上的老嫗一般了，这也可想她在穷困的环境之中，是受过了多少风刀霜剑的磨折啊！

在床边坐着一个十六七岁女孩子，这女孩子是生得那么的肮脏，头发蓬乱得像一堆稻草，脸的轮廓虽然很端整，可是满面满头沾着一层垢腻，简直似个拾垃圾的样子。她此刻的表情显得十二分难过的神气，面向着床里，只管暗暗地啜泣着，她似乎也知道床上的妇人已到奄奄一息的时候了。

“阿毛，你这苦命的孩子！娘是不中用了，看起来连今夜

都……逃不过的了……”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是不能死的，你死了，叫我一个双目失明的苦女孩子怎么样好呢？倒还不如也跟了妈一块死去好吗？”

想不到这个阿毛还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姑娘，怪不得她身上竟弄得这么的肮脏。她此刻虽然看不见母亲临终时候那一份悲惨的样子，不过凭她两耳听到母亲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话，也可想她的母亲是确实危险到最后的一个关头了，所以她是感到泣血的伤心，忍不住伏在床上，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了。

外面的风是不停地刮，雨也发狂地落，这更衬室内的空气是那么的凄惨欲绝。不料正在这个当儿，忽然门外砰砰地有人在敲个不停，在这么大的风雨的夜里，还有什么人到我们这样穷苦人的家里来呢？阿毛心中是这样想，但她不得不停住了哭泣，伸手揩拭了一下眼泪，她的脸上本来是很齷齪的，此刻经过泪水的流淌，这就更抹上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她颤抖了声音，一面摸索着来到门口旁来，一面急急地问道：

“是谁？是谁？”

“是我，是我，你快开门吧！”

外面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也很急促回答。阿毛心中暗想：我家穷苦得这个样子，还怕什么歹徒来打劫呢？因此就把门开了，外面这就奔进一个穿西装的男子来。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光景，因为他浑身已被暴雨淋落得稀湿的缘故，所以进门之后，只管拿了手帕，揩拭头上的雨水，也忘记了跟人家说明自己进内的理由。阿毛偏是个瞎子，她当然不知道那男子已走进门来了。因为没有

听到什么说话的声音，这就有些害怕的样子，问道：

“喂！你是什么人呀？怎么一些声音也没有？”

“哦！我姓韩名士成，因为落了大雨，无处藏身，所以到你家来避一避雨的，冒昧得很，还请你……这位姑娘原谅才好。”

士成听问，方才哦了一声，很不好意思地向她告诉。当他抬起头来望见阿毛脸的时候，不由吓得倒退了两步，心中暗想：这么一个可怕的女孩子。他几乎要作呕起来。阿毛听他这样回答，也不说话，伸手又去关上了门。就在这时，听床上母亲又低低叫道：

“阿毛，阿毛，是谁上我家来了？”

“妈，是一个姓韩的先生！他因为外面雨落得大，所以到我家来避雨的，我想人家过路的也很苦恼，所以我就留下了。”

士成听阿毛这样说，心中不免又暗自想道：这女孩子虽然是个瞎子，而且又生得那么的肮脏，不过她的心眼儿倒很好，的确，的确，过路人遇到了突然来的暴风雨，这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在这么感想之下，心中倒很有些感谢她的意思。这时候那床上的妇人又说道：

“是哪一位韩先生？我想跟他见见。”

“韩先生，对不起！我妈要跟你见见。”

阿毛也不知士成是站在哪里，她扬着脸，就这么地招呼着说。士成听了，这就不得不走到床边去，向床上那个妇人望了一眼，立刻又吓得倒退一步，心头别别地一跳，不禁呆呆地愣住了。那妇人虽然是个奄奄一息的人，但她心中很清楚，一点儿也不糊涂，对士成还点点头，低低地说道：

“韩先生，你好像不是这本地人吧？”

“是的，我到这来瞧一个朋友，不料落了大雨，我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不要客气，韩先生住在哪儿？”

“我从上海来的，我的家也在上海，怎么？你身上有病吗？”

“不但有病，而且……而且……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那妇人回答到这里，话声是颤抖得很厉害，包含了无限凄凉的成分。土成微蹙了眉毛，心中暗想：我躲雨躲到地狱里来了，这就代为忧煎地说道：

“你们只有母女两个人吗？”

“是的，我死了之后，只剩下她那个苦命的女孩子了……”

那妇人已是流下泪来了，她两眼呆呆地望着土成，在这目光之中多少包含了一种尚有什么要求的成分。阿毛听了母亲的话，她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又哭起来。土成搓了搓手，他除了深深地叹气之外，却也说不出一句什么话来。阿毛在呜咽声中，她又悲悲切切地说道：

“妈，我是一个瞎了眼睛的女孩子，我没有一点儿生活的能力，我这生命是靠着妈而生长起来的，妈若有了不幸，我是没法再活下去的，所以我只好跟了妈一同死，一同……死……”

“孩子，你不要说这些话，你也不要哭呀！老天是不会绝人之路的，也许你还有一点儿搭救，我相信我生平没有作过恶，而且我也时常地帮助过人家，那么人家也会帮助我，使我安心心地闭了眼睛脱离了这个世界。”

“可是，妈，在这黑沉沉的暴风雨之夜，还有谁会来搭救我

呢？我想我是个双目失明的女孩子，我的一生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妈在我身旁的时候，我还糊糊涂涂的可以跟妈一块活下去。现在妈要丢掉了我，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做人还有什么趣味呢？”

母女两人一面说，一面忍不住都哭泣起来。士成站在旁边，瞧了这一幕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就是铁石心肠的话，也不免同情伤心起来，他的眼泪，也会在眼眶子里溢了出来，遂情不自禁地低低说道：

“你们不要伤心，我……我……一定可以帮你们的忙。”

“你能帮助我们？韩先生，你这话可是真的吗？”

那妇人迟迟不敢启齿的话，想不到那位先生竟自动地说了出来，她在万分绝望之余，也不免惊喜得破涕为笑起来，呆呆地瞅住了士成的脸，急促地问。士成点点头，他非常至诚的神情，说道：

“我是一个主耶稣的信徒，我是一个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我平日教导学生，终以博爱为旨，今天我因避雨而到你家来，这不明明是主耶稣指使我这样做吗？所以我不能违背上帝救世人的宗旨，我要救你们，我要救你们！”

“韩先生，你太好了，你太伟大了。阿毛，你听，你不是遇到救星了吗？”

那妇人颤抖地说，她好像在黑暗的大海洋中遇到了灯塔那么一样的安慰。阿毛伸手去摸索，她想拉士成的手，士成知道她是感激自己的意思，虽然她的手是那么肮脏，但士成不忍厌憎她，遂走上前一步，让她的手来拉住了自己的手。阿毛仰了粉脸，低低

地说道：

“韩先生，你真的要救我？”

“当然真的！”

“但，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人，我是一个残废的女孩子。”

“不要紧，虽然你是瞎了眼睛，但是，只要你有努力上进的心，上帝还是会赐给你一条光明的前程！好孩子，你不要难受吧！”

士成听她很凄婉地说，于是用了温和的口吻，向她低低地安慰。阿毛是感动得流下眼泪来，她呆呆地木然了一会儿。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床上那个妇人便大有奄然物化的样子，她气喘得非常急促，断断续续地叫了一声“韩先生，我感谢……”那个“你”字还没有说出，她的眼皮已合上了，这一缕孤洁的幽魂也就脱离这个混浊的世界了。士成不禁啊了一声，说道：

“阿毛，你妈真的死了……”

“哦！妈！妈！妈呀！”

阿毛听了士成这样说，方知母亲是已经死了，她伏在床沿边，抚着母亲已经凉了的尸体，忍不住哭得昏厥过去了。

士成为了料理阿毛娘的后事，因此也只好在这穷苦的家里又耽搁了两天。直到第三天的早晨，方才携带一个瞎了眼睛的阿毛姑娘，回到上海来了。

士成的家，是在上海一条很清静的霞飞路旁边，那里房屋完全是带了些欧化的风味。走近铁栅门，有条甬道，两旁是块小小的园地，种植了花草树木，十分的优雅。步上石阶级，入内是会客室，里面的布置也很西式派。士成拉了阿毛，叫她在沙发上坐

下。阿毛坐下去之后，感到屁股忽然又弹性似的耸了上来，她不免吓了一跳，呀了一声叫起来。士成忍不住好笑道：

“阿毛，你不要害怕，这是沙发，沙发的构造，下面有弹簧的。所以坐下去，会耸起来。”

“弹簧是什么？”

“弹簧就是弹簧，这也难怪，你没有看见过。可是，我也不容易给你细细地解释，你伸手摸一摸，也就可以知道了。”

士成被她问得愣住了，沉吟了一下，方才向她这么地告诉。阿毛微欠了身子，果然伸手去摸沙发的坐垫。就在这时，忽听里面送出一阵孩子的哭声，同时又有一阵很愤怒的叱骂声音，好像在暴跳如雷的神气，大喝道：

“你哭，你哭，你越哭我越打你！”

“哎哟哇！哎哟哇！妈，我不会了，我下次不吵闹了！”

听了这些话，士成就知道又是自己的太太在教训小儿志钧了。遂很快地奔进里面，只见七岁的志钧，被太太揪在自己膝踝上打屁股，志钧一面哭着讨饶，一面两脚乱甩着。士成心里有些肉痛，连忙赶步上去，把志钧从太太的怀中抢夺了过来，含了埋怨的口吻，说道：

“好了，好了，太太！这又何必呢？小孩子有什么错处，只要他肯讨饶，你就算了，志钧到底还年纪小哩！”

“哼！这都是你的好家教，把孩子养得那么无法无天的，还成什么体统？不要抱他，你还不给我放下了他？”

韩太太是个很能干很倔强的主妇，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什么都不管，就是士成也非听她的命令不可。当时她见士成回来就庇

护着儿子，这就冷笑了一声，转移着目标，就骂到士成的头上来了。士成见她声色俱厉的样子，一时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有些畏惧，遂放下了志钧，满面堆笑地说道：

“放下就放下，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志钧，好孩子！听爸爸的话，你快不要哭了。你姊姊呢？她为什么不带你一同去玩呀？”

“我说你这人呀！就糊涂得这个样子。一出门，就老是三五天的不回来，把这一份家，就压到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问你，你说去一天就回来的，现在你把日子算一算，又是几天了？你说！你说！”

士成拍着志钧的身子，正在向他哄着，不料韩太太在旁边又唠唠叨叨地责问起来，恨恨地还白了他一眼，神情是那一份样儿的凶恶。士成连忙含笑解释道：

“太太，这会子我实在是为了一点儿救世的心，所以在外面多耽搁了两天，你不要发怒，我正预备告诉你，你听了一定也会起了同情之心的。”

“哼！救世？那你就快要成佛了！”

韩太太撇了撇嘴，似乎余怒未消的样子，这句话是包含了讽刺的成分。士成听了，不免浮现了一点儿苦笑。正欲详细诉说，忽然会客室里砰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跌倒似的，士成猛可想到了阿毛，这就急冲冲地奔到外面去。韩太太心中奇怪，连忙跟着出来，只见地上跌倒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士成正在用手去扶抱她，一时便啧啧地叫起来，问他说道：

“士成，她是谁？她是谁？”

“哦！太太，她是一个没有爹娘的苦女孩子。”

士成一面扶起了阿毛，一面回过身子来，向太太低低地告诉。韩太太向阿毛望了一眼，啊了一声叫起来，说道：

“什么？是个瞎了眼睛的姑娘，你把她弄到家里来做什么？”

“是的，她是个可怜的姑娘，而且也是个很仁爱的姑娘。太太，你知道我们怎么会遇在一块的？”

“这话可不是奇怪？你不说出来，我怎么会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太太，你听着吧……”

士成说到这里，遂把经过情形向她告诉了一遍，并且又显出很慈悲的态度，叹了一口气，说道：

“太太，你想，她妈死后，剩下她这么一个瞎了眼的女孩子叫她怎么地活下去才好？所以我抱了救世之心，我就把她带回家里来了。”

“哦！原来是这么的一回事，你这人也白活了这一把年纪，看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还不够麻烦吗？你做好事，我倒霉，我犯罪，我是你家的娘姨，成天地服侍你家四位少爷小姐，还要再给我弄来这么一个瞎子，这不要……”

韩太太满面显出不高兴的样子，逗给他一个白眼，表示怨恨他不该多事的意思。士成搓了搓手，觉得这事情透着有些为难，遂低低央求道：

“太太，你这话是挺不错的，不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是好心有好报，你若收留了她，这是你的功德无量！”

“哼！天堂不见，地狱先现。你只管救了人家性命，但是你就不管我的命了吗？我在你家这二十年来，可曾享过一天福？忙

忙碌碌的，一天到晚没有工夫空下来。为了自己养下的孩子吃苦，这还说得过去，现在叫我再服侍一个瞎子，这不是没苦吃讨苦吃吗？难得你这么多情的好丈夫，待我实在太好了，生怕我还不够苦，所以再弄个瞎子来叫我加重些麻烦，那我真要向你感激不尽了！哼！告诉你，你可怜她，你每天去服侍她吧！”

韩太太竭力地用了俏皮的话去讽刺他，绷住了脸，冷笑了一声，她便恨恨地走向里面去了。士成被太太这么地一来，真弄得有些啼笑皆非起来。回头望了阿毛一眼，只见她呆呆地木立着，颊上扑簌簌地掉下了两行眼泪，一时心中十分不忍，遂走过去，拉她又在沙发上坐下了，低低安慰她说：

“不要难过，我太太表面上好像很凶恶，但是她心眼是很好很慈祥的。你不要害怕，只管安安心心在我家住下来好了。”

“什么？你说我凶恶！”

想不到韩太太又从里面回了出来，似乎听到士成说的这几句话，遂故意把眼睛一瞪，恶狠狠地问。士成急得涨红了脸，连连说了两声不字，说道：

“太太，你难道只听到我前面这句话，后面的话反而没有听到吗？我说你的心眼是挺好挺慈祥的！”

“哼！谁要你拍什么马屁！瞧这个野孩子，生得多脏多蠢的！你好像是赣度，才出去了一次，就觅了这一个宝贝回来，叫人生气不生气？”

“太太，因为她是一个瞎子，所以……她不会给自己打扮。假使你能够给她化妆一下，也许不会像现在那么讨人厌了！”

“我是生成的劳碌命，一天到晚给你家做牛马……”